

凤歌

著

III

灵飞经·灵感卷

承《昆仑》启《沧海》，
『山海经』三部曲完结篇。



灵飞经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AZHOU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灵
飞
经
·
灵感
卷



凤
歌
◎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 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灵飞经. 3 / 凤歌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7.7
ISBN 978-7-5500-2174-7

I. ①灵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80465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 - m a i 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灵飞经. 3
作 者 凤 歌
责任编辑 臧利娟 邹 婧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 / 16
印 张 19
字 数 340千字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174-7
定 价 42.00元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7-116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—第二十八章—	深宫惊变	—第二十九章—	锦书奇计	—第三十章—	扫奸除秽
---------	------	---------	------	--------	------

001	032	063
-----	-----	-----

—第三十一章—	秘牢奇人	—第三十二章—	情仇难了	—第三十三章—	毒王鬼谷
---------	------	---------	------	---------	------

094	123	151
-----	-----	-----

胜负三局	—第三十六章—	种豆得瓜	—第三十五章—	蛇蝎心肠	—第三十四章—
------	---------	------	---------	------	---------

240

213

181

沧海一叶舟	—番外—	凄凉身世	—第三十七章—
-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---

298

272

深宫惊变

第二十八章

深宫惊变

宁王也醒悟过来，骇然四顾，在场众人个个脸色煞白。落羽生不在人群之中，仿佛随风而逝，又如云烟散去。朱微见他惊骇模样，忍不住叫道：“哥哥……”话一出口，顿觉失言，仓皇四顾，只见众人傻呆呆望着古筝空盆，压根儿无人听到她的叫喊。

“殿下……”一个太监抖索索上前，“这，这个……”

宁王激灵一下，厉声叫道：“搜索四周，把他找出来……”因为恐惧，嗓音变窄变尖，比起太监也不遑多让。

太监传令下去，禁军立马包围四周，一砖一瓦地仔细搜寻。宁王颓然坐下，面色惨白，直勾勾盯着殿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乐之扬听得清楚：“见鬼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见鬼了……”

太和殿四周本有禁军把守，可是士兵都称未见有人出入。宁王想破脑袋，也想不透落羽生如何消失，莫非这老头儿真是仙魔神怪，来而不知其来，去而不知其往，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在天地间？

时候一久，众人稍稍安心，七嘴八舌，胡乱猜测。蜀王朱椿也闻讯赶来，慌慌张张，东张西望一番，拉着宁王走到角落里小声议论。

宁王质问蜀王在何处找到落羽生这一号妖人，蜀王连声叫屈，述说郭尔汝死后，自己无人可用，焦急之际，听见落羽生拉扯胡琴，琴声高妙，打动了蜀王，当下召见老者，试遍各种乐器，无不精妙奇绝。蜀王庆幸得遇高人，谁知遇上如此怪事。

两个藩王惨然相对。宁王猜是狐仙作怪，蜀王不以为然，声称大明承运、皇气蔚然，狐仙小小妖物，神气微弱，岂敢踏入皇城半步。依他之见，定是海上仙翁，仰慕洪武盛德，特来献曲祝寿。

两人声音细微，却瞒不过乐之扬耳朵。乐之扬只觉好笑，心想这些藩王平时尊贵高傲，遇上些许怪事，立刻捕风捉影、疑神疑鬼，跟市井小民没什么两样。

乐之扬一向不信鬼神，大活人凭空消失却是亲眼所见，想来想去，无法以常理解释。回眼看去，朱微望着古筝出神，冲大师双眼微闭，俨然参禅入定，当下低声问道：“大和尚，你怎么看？”冲大师斜眼一瞥，冷冷道：“看什么？”

乐之扬见他装模作样，心中暗骂贼秃，说道：“当然是老头儿消失的事。”

冲大师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僧信奉佛祖，鬼神之事一概不知。”

乐之扬怒目相向，冲大师却神态平和。乐之扬深知大和尚的心术，外表越是平和，内心越是暗藏机关，他猜想冲大师或许知道来龙去脉，只是不愿说出。不知为何，尽管落羽生消失，乐之扬心底里仍然感觉他不是神怪一流，只是其中缘由，他又说不上来。

忽而禁军来报，搜遍四周，一无所获。二王相对默然，宁王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如今之计，只有清宫了，可是父皇大寿，受了如此惊扰，岂不大大地败兴？”

蜀王默默点头，正觉一筹莫展，一个老太监匆匆进殿，清了清嗓子，尖声说道：“传口谕。”

众人纷纷跪下，乐、冲二人是出家之人，各以佛道之礼应对。只听老太监说道：“圣上有旨，非常之日，必有非常之事，朕抚临万方，神仙鬼怪一视同仁，不论何方神圣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送，任其自便了事。乐道大会照常进行，不必中断，朕敬天畏人，听天由命，至于怪力乱神，圣人不语，朕也不放在眼里。”

听了这话，众人均感如释重负，乐之扬心想：“朱元璋开国雄主，胸襟气量果然不同凡响，相比起来，他这些儿子可差得远了。”

宁王起身，想了想，转身说道：“还有谁没试过？”乐之扬笑道：“还有小道。”二王对视一眼，宁王笑道：“好，仙长请！”

乐之扬沉吟一下，坐到古筝之前，轻抚长弦，喻然有声。他闭上双眼，落羽生一字一句，一挥一送，全都从脑海里浮现出来，当下沉思片刻，有样学样地弹奏起来。

朱元璋设立八股，彻底禁绝算科，当时之人早已不知算学为何物。乐之扬自也不能免俗，限于术数，落羽生推演的“新律”他不能完全领会，好在记忆力绝

佳、悟性过人，结合生平所学，仔细揣摩，大有所悟。落羽生鼓箏时有意放慢手法，不无让他用心观摩的意思。

因为有言在先，乐之扬老早留意，落羽生何处定弦、何处勾挑抚按，他虽未记全，也记了个八八九九，兼之天分过人、耳力通玄，纵有少许遗漏，也以灵感补足，因此一路弹奏下来，顺风顺水，得心应手，以往难如登天的转调，竟也轻轻松松地一带而过。

乐之扬仿佛一个婴孩，昼夜间陡然长大，以往拎不动、拿不起的东西，全都变得轻如鸿毛，这感受奇妙至极，他弹得入迷，浑然忘我，弹得越多，对于落氏“新律”领悟越深。落羽生术数精绝，思路缜密，先设律法，再转曲调。乐之扬修炼《灵飞经》，听音辨率，直觉为先，由一次次转调中反推新律，大有所得，殊途同归。

一时间，他眼中只有古箏，心中唯有音律，弹完一曲，意犹未尽，但觉四周沉寂，抬眼一看，众人傻呆呆盯着他，神情都很古怪。

忽见朱微手按心口，长舒了一口气，神情慢慢松弛下来。乐之扬莫名其妙，悠然站起，冲大师上前一步，合十笑道：“善哉善哉，贫僧还以为仙长也要消失了呢！”

乐之扬一呆，恍然明白朱微的举动，敢情小公主见他鼓箏的手法、所用的音律和落羽生一般无二，唯恐他也如老者一样忽然消失。

“道灵仙长，”宁王满心疑惑，盯着乐之扬上下打量，“你何时学会了落羽生的‘新律’？”

“就在刚才。”乐之扬笑道，“照葫芦画瓢，让殿下见笑了。”

宁、蜀二王对望一眼，均是不信，可是乐之扬出身东宫，不能进入决赛，朱元璋一定大为扫兴。原本乐之扬考不过关，宁王也要设法帮衬一二，更别说他顺利弹完一曲，宁王虽觉蹊跷，也不敢深究，当下笑道：“仙长学得真快，只是太取巧了一些。”

乐之扬笑道：“小道一向愚笨，若不投机取巧，哪儿还有胜算？”宁王呵呵直笑。

这一来，复试比完，落羽生消失，剩下的人论位排序，乐、冲、朱位列三甲，进入了第三关“钧天殿试”。

是时天色不早，红日坠西，天边隐隐泛起霞光。宁、蜀二王在前，参赛三人在后，数十名太监雁行尾随，进入宫城之后，七拐八折，到了一座寝殿。殿外浓荫如盖、池沼融融，池中白鹤翩然、鸳鸯相戏，池边数畦寒菊，花期正好，清香

四溢。

殿前一片空地，坐得满满当当。朱元璋居中盘踞，斜倚龙床，神情阴沉沉的，仿佛在思索什么，全无半点儿寿诞喜悦。身边几个妃子、公主为他端水斟茶、剥橘分柑，均是欲近还远、战战兢兢。其中乐之扬认得含山、宁国二人，含山公主秀色怡人，鲜丽的朝服间露出一段雪白颈项，见到乐之扬，她双目一亮，小嘴上翘，仿佛颇有不屑，可是眼底深处，一股热辣辣、活泼泼的光彩喷薄出来。

燕王以外，诸王全都到会，齐王苏醒过来，也强自撑着来贺。他躺在一张短榻上面，眉眼歪斜、委顿不堪。

桌案上水陆珍馐，应有尽有，数百名宫女、太监如蜂如蝶，来来去去，不住斟茶添酒。寿礼环绕四周，随意堆放，累积有如一座座小山丘，其间珍珠如卵，祖母绿如盘，鸽血滴红，猫眼泛蓝，巨象牙如弦月，灵犀角似春山，玉有万载之润，参有千岁之形，剑上龟鳞片片绿，杯里月光夜夜明。

冷玄待在一旁，寂然伫立，冲大师到达时，他双眼倏地一抬，两道冷电扫过大和尚的面庞，似惊似怒，闪烁即没，依旧低头垂目，恢复枯槁神情。

乐之扬看在眼里，满心诧异，再看冲大师，昂首阔步地走过冷玄身边，似与老太监毫无关联。两人本是旧识，而今形同陌路，乐之扬想破脑袋也猜不出其中奥妙，想来想去，忽然生出一个可怕念头：“莫非老阉鸡糊弄朱元璋，不是真心投诚，而是元人留在中原的奸细？”回想以前种种，又觉冷玄性子阴狠不假，对朱元璋的忠心倒是出于至诚，如果真有异志，老皇帝不知死了多少次了。

忽听有人笑道：“好啊，我没看错人，道灵，你果然不负所望。”乐之扬应声回头，朱允炆笑吟吟走上来，握住他手，用力晃了两下，低声说：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你若胜了这场，我大大地赏你。”瞥视冲大师与朱微，皱了皱眉，默默退到一边。

朱元璋闻声抬头，扫视三人，目光停在朱微脸上，眼角皱纹舒展，透出一丝暖意，徐徐说道：“微儿和道灵都胜了？很好，很好，这样才有意思。”目光一转，“宁国，朕举荐给你的乐师如何？”

宁国公主笑道：“父皇慧眼龙睛，料事如神，十三妹的音乐天上无双，地上无对，女儿可是占了好大的便宜。”

听到这儿，乐之扬才知道朱微是朱元璋钦点给宁国公主的乐师，忍不住回头看去，朱微女扮男装，丰姿俊雅，乐之扬越看越爱，心头一阵酥软：“我还比试什么？只要她欢喜，我输给她就是！”又看太孙一眼，后者目光殷切，大有鼓励之意。乐之扬暗自好笑，心想：“我要是认输，他一定气得半死。不过朱元璋派

女儿参赛，一定也想小公主胜出，我若输了，他也许不会生气。太孙顾忌诸王，宁国公主并非诸王，梅驸马更是太孙的心腹，朱微即便胜了，诸王也不会为此看轻太孙……”越想越觉有理，遂收起争雄念头，一心要助朱微夺魁。

忽听宁王说道：“父皇，下面如何，还请父皇示下。”

朱元璋沉吟一下，说道：“音乐无非一个‘听’字，不拘何种乐器、何种曲目，谁的好听，就算谁赢！”语气寡淡，心不在焉。

宁王行了一礼，回头说道：“听到了吗？谁先来？”

乐之扬正要应声，朱微抢先说：“我来。”见她急切模样，宁王失笑道：“你用什么乐器。”朱微道：“古琴。”

“什么曲目？”宁王又问。

朱微答道：“《潇湘水云》。”

乐之扬暗暗叫“妙”，朱微的古琴技艺出神入化，《潇湘水云》又是她最喜欢、最擅长的曲目，以绝技奏名曲，必能压倒群伦、颠倒众生，那时自己乖乖认输，也是理所当然。至于冲大师，羯鼓独步天下，可是比起朱微的古琴，境界上仍是颇有不如。

太监取来“飞瀑连珠”，朱微接过放好，坐下演奏起来。一如乐之扬所料，声声精妙，气象纷纭，千古江山，云烟变幻，尽在少女十指之间。朱元璋闭眼聆听，应和节奏频频点头，其他诸王公主，纵然不通音乐，也不由得沉浸其中，随那琴声心潮起伏。

弹到得意之处，朱微人琴合一、心与弦通，胸中想象付诸指尖，琴声中的意境陡然开阔，万顷烟波，浩瀚无垠，寥廓潇湘有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，渺渺澄波，影蕴万象，不止众人息声，四周鸟不鸣、风不动、鱼不浮、水不流，万籁俱寂，天地间仿佛只有琴声。

琴声开阔至极，大无可大，终又慢慢收敛，仿佛水流云散，最后归于寂静。朱微呆呆坐了一会儿，神魂才从古琴里回到身上，长吁一口气，盈盈站起，注目四周，人群里响起一片掌声，乐之扬鼓掌格外卖力。朱微忍不住看他一眼，乐之扬冲她一笑，少女俏脸绯红，仿佛霞映澄波，明丽不可方物。

掌声少歇，宁王向冲、乐二人笑道：“二位还要比吗？”言辞颇为傲慢，朱微是他的胞妹，胳膊肘向内拐，宁王自然也盼着妹子获胜。

乐之扬正要认输，忽见朱允炆冲他微笑点头，乐之扬心想：“太孙待我不薄，‘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’，我若不战而降，似乎有些对不起他……”

正犹豫，忽听冲大师笑道：“这一曲《潇湘水云》涵盖万象，贫僧理应服

输，不过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贫僧不求高低胜负，但求献一献丑，凑一凑趣儿，叫这寿宴热热闹闹，成就陛下万寿洪福。”

朱元璋张开双眼，注目冲大师：“和尚，你叫什么法号？”

“无号。”冲大师笑了笑，“家师赐名一个‘冲’字。”

朱元璋道：“朕也当过和尚，见佛是缘，你能到这儿，也是缘法。”冲大师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朱元璋又道：“你这和尚有些富贵气，出家之前，可是官宦子弟？”

“陛下料事如神。”冲大师有意无意看向冷玄，老太监佝偻肩背，杵在那儿无声无息。

“很好。”朱元璋点了点头，“大和尚，无论输赢，朕都重重赏你。”

“不敢。”冲大师合十微笑，“出家之人不求赏赐，但求沾一点儿陛下的福气。”

朱元璋听惯了奉承，任何谀辞颂歌在他听来都是陈词滥调，可是这些奉承话从冲大师口里说出，他却感觉句句入耳，颇有几分高兴，手拈胡须道：“你是晋王的人吗？演奏什么乐器？”

“不瞒陛下，”冲大师说道，“贫僧的乐器不在这里。”

朱元璋一愣，看向晋王。晋王慌忙起身，行礼道：“那乐器现在午门之外，得到父皇首肯，才能送进宫里。”

“好。”朱元璋看向一个老太监，“小陈，你去取。”

老太监应命，正要离开，冲大师笑道：“一个人不够，若要取来，须得八位年轻力壮的太监。”

朱元璋微感惊讶，问道：“什么乐器，恁地沉重？”晋王笑道：“容孩儿卖个关子，这一件乐器，也是孩儿送给父皇的寿礼。”

朱元璋略略颌首。宁王叫了六个太监，跟着晋王的两位随从出宫。过了半晌，八人吭哧吭哧地抬来一个巨大物件，一丈见方、两人多高，大体分为上、下两部：下方是一个方形木柜，质地为金丝楠木，雕刻鸟兽花草，手艺精妙入微；上方竹管林立，均是异种紫竹，竹管上镶珠嵌玉、琳琅满目，管口用黄金制成莲花蓓蕾，花瓣上的纹理清晰可见。

方形木柜一侧，安放数排玉石按键，白玉、墨玉相互间杂，每一枚按键对应一根铜管，内含杏叶形状的精钢簧片，随着搬动嗡嗡作响。另有一口风箱，朱漆银画，画有百鸟朝凤图案，用一根软管与木柜相连。

在场之人贵为皇族，看厌了人间珍宝，早已见怪不怪，可是这一古怪乐器见

所未见、闻所未闻，包括宁王在内，无不心生好奇，纷纷站立起来，上下左右看个不停。

朱元璋也觉稀罕，略略直起身子，拈须问道：“老三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”

晋王笑道：“这是前朝乐器，名叫兴隆笙。”（按：管风琴的古代雏形）

“前朝？”朱元璋双眉一扬，“大元吗？亡国之音，有什么好听的？”说着面露不悦。

“圣上有所不知。”冲大师笑吟吟说道，“此物并非元人所创，而是来自万里之外的西洋。西洋人崇拜耶氏大神，又因此物声音宏大，仿佛天神发声，故而也称‘神音’。后经波斯之手流入中国，一度风靡前朝宫廷，后来累经战乱，逐渐失传。小僧有幸，从一本前朝留下的残篇中发现此物，再托晋王之福，令其重现人间。”

朱元璋皱眉不语，晋王笑道：“孩儿听过这东西，确如和尚所说，大有过人之处。”

朱微嗜乐如命，闻言忙说：“父皇，您若不听，岂不辜负了三哥一番孝心？大元亡国，坏在昏君佞臣，跟乐器又有什么干系？”

朱元璋看她一眼，冷冷道：“我懂你的心思，不就想听个新鲜吗？”

朱微被他说中心思，面皮微红，低头不语。朱元璋见她失望，心生不忍，叹道：“罢了，如你所愿，听一听也无妨。”

朱微大喜过望，抬起头来，双颊梨涡浅现，笑容分外动人。晋王使个眼色，冲大师走到兴隆笙前，还未动作，忽听有人说道：“且慢。”

冲大师回头一瞧，冷玄慢悠悠走上前来，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奏乐之前，容老奴检视一二。”

晋王皱眉道：“检视什么？”

冷玄道：“这东西体格老大，或许藏有暗箭毒刺、劲弩机关……”

“放肆！”晋王胖圆的面孔涨红发紫，“你敢说我对父皇不利？”

冷玄沉默不答，回头看向朱元璋。朱元璋低头喝一口茶，叹道：“老狗真会败兴，也罢，你就检视一下。”

“老狗”二字本是贬义，但从朱元璋口中说出，大有褒奖冷玄忠心的意思。冷玄会意，向老皇帝欠了欠身，徐徐走向兴隆笙。晋王愣了一下，急道：“父皇，这个……”

朱元璋摆一摆手，说道：“这和尚来历不明，天知道是好是歹，倘若暗藏机

关，杀机窃发，那时候可就来不及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冷玄的做法没有错。”

晋王欲言又止，叹了一口气，默然退下。冲大师伫立在方柜之旁，笑嘻嘻瞧着冷玄打开柜门，取下铜管，从内到外都不漏过。

过了半晌，冷玄检视完毕，一无所获，脸上闪过几分迷惑，沉吟一下，冲朱元璋微微摇头。朱元璋冷笑道：“你满意了吗？”

“满意，满意。”冷玄干笑两声，转向晋王，“三殿下，老奴若有得罪，还请您大人大量，不要怪罪老奴。”

“无妨。”晋王笑道，“公公一心效忠父皇，小王感激还来不及呢。”

冲大师走到兴隆笙前，整饬冷玄弄乱的铜管和玉石按键。宁王一边问道：“大师演奏什么曲目？”

“《霓裳羽衣曲》。”冲大师随口回答。

宁王愣了一下，皱眉道：“《霓裳羽衣》是唐代大曲，须得多人合奏。我看史书记载，演奏这一曲目，需要二十多种乐器，你一人之力，怎么奏得出来？”

冲大师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这兴隆笙以一当百，只用一样乐器，就能发挥出一百种乐器的妙处。”

宁王意似不信，笑道：“好啊，本王正好开开眼。”

冲大师扬起脸来，看了看天，夕阳西下，云如火烧，不知不觉，“乐道大会”已经比了整整一日。他忽又低头，风箱挪到脚下，右脚一踩一抬，双手同时落下，一瞬间按下数枚按键，一串声音从木柜深处发出，高昂宏劲，空灵悠远，如梵唱，似神谕，仿佛西天雷音，又似万里长风从九霄之上奔驰而过。

众人都被这响声镇住，朱元璋也直起身来，老眼一扫混浊，直勾勾望着兴隆笙，流露出莫名的惊讶。

不待众人缓过神来，冲大师脚踏手落，演奏起《霓裳羽衣曲》，此曲原非中原曲目，出自天竺，又名《婆罗门舞》，后经唐明皇用太常刻石之法变更整理，故有中国之名，却无中国之实，飘逸奔放，大有胡风。兴隆笙是西洋乐器，演奏天竺之曲，当真再合适不过。

冲大师十指如飞，在百余枚按键上纵横驰骋。兴隆笙音域极广，纵跨八均，横行八极，高音之中暗藏低音，低音之内又奇峰崛起，一声之中夹杂数种异声，好比钟声里夹带鼓声，鼓声中夹带琴声，箫声之中又有琴声，琴声缭乱，又有琵琶、古筝相伴。繁音汇集，可又层次分明。真如冲大师所说，一种声音，竟有上百种妙处。

《霓裳羽衣曲》出自天竺，多有飞旋婉转、反复始终的调子，杨贵妃常借此

曲大舞胡旋。遥想当年，绝代佳人肩挂七宝瓔珞、身披五色羽衣，千旋万转，终日不绝，天为之昏，地为之乱，日月因之失色，一阵名曲狂舞，耗尽了大唐盛世的元气。

到了冲大师指下，经由数百根铜管、竹管，曲调旋转之妙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每一个低音都在盘旋，就如无数个细小的旋涡，相互纠缠汇合，由小变大，由低变高，伴随音调升高，小旋涡变中旋涡，中旋涡变大旋涡，大旋涡环环相套，可又各行其是，势如辐辏绕轮、星辰循环，以冲大师为中心，分而不散，聚而不乱。整支曲调化为了一个巨大的旋涡，众人置身其间，心神随之旋转，端端无法自己。

呜，兴隆笙发出一声巨响，仿佛龙神骑着海兽从旋涡里升起，手持巨大海螺，冲天吹响号角，身边鱼龙吟啸、精怪夜号，波涛此起彼伏，发出微妙和声。

这声音响了一盏茶的光景，方才慢慢消散，回音从远处传回，偌大的紫禁城也为之震动。

冲大师大袖一挥，飘然站起，双颊白里透红，仿佛朝霞映日，眸子清如寒潭，亮如两粒晨星，嘴角上翘，似笑非笑，双唇娇红如花，嫣然欲滴。

众人望着他，心中均有奇特之感：此人非男非女、非仙非俗，男子看他，胜似佳人好女；女子见他，远过潘安宋玉。出家人以之为妖，尘世人视之如神，天地造化集于一身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想与他亲近。

朱元璋长吐一口气，苍老枯黄的面孔涌起一抹血色，他目光转动，看向朱微。

朱微略一沉默，盈盈站起，轻声说道：“我输了！”

此话一出，寂静一团，少许人略略点头，含山公主更是喜上眉梢，大家都只有一个念头：冲大师人才无双，胜过朱微理所当然。藩王们直勾勾盯着和尚，油然生出龙阳之好，一千公主、妃子更是芳心可可、春情萌动，眉梢眼角流露出迷醉神态。

朱元璋年纪老迈，目光依然锐利，众人的心思他一望便知，禁不住冷哼一声，露出愠怒之意，一挥袖，向乐之扬喝道：“还要比吗？”心中却想，乐之扬一旦认输，立马结束寿宴。这和尚太过邪门儿，他再待时许，没准儿皇族里要出丑事。此人断不可留，今日事了，须得想个法儿将他除掉才好。

正寻思，忽见乐之扬左右瞧瞧，笑了笑，欠身说道：“不敢不比！”

朱元璋大感意外，手拈胡须，皱眉不语，依他所想，“乐道大会”乱七八糟，越早结束越好。再说冲大师占了乐器的便宜，朱微尚且败北，乐之扬更加无望，按规矩，乐之扬是复试胜者，他不认输，殿试的胜负就未分出。

老皇帝犹豫不定，忽听宁王问道：“仙长奏什么乐器？”乐之扬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初试用了几种乐器？”

宁王一愣：“自然是五种。”

“好。”乐之扬笑道，“全都拿来。”

“仙长不知道吗？”宁王深感诧异，“大会规矩，只能独奏，不能合奏。”

乐之扬道：“谁说合奏，当然是独奏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宁王越发惊讶，“莫非你一人演奏五种乐器？”

乐之扬笑道：“不行吗？”宁王瞪了他片刻，挥一挥手，太监取来五样乐器，摆放在乐之扬面前。

乐之扬左瞧瞧，右看看，东一推，西一拉，古琴放在东南，编钟放在西北，羯鼓摆在琴桌边的几案上，琵琶斜抱在怀，箫管只手拿定，凑近口边，细细吹了两声，曲调委婉悦耳。

众人都觉奇怪，宁王看得皱眉，耐着性子又问：“仙长演奏何种曲目？”

“《周天灵飞曲》。”乐之扬随口回答。

“《周天灵飞曲》？”宁王愣了一下，“没听说过。”转眼环视，朱微也是神情迷惑，冲大师似笑非笑，冷玄却是白眉扬起，目光锐箭一般射在乐之扬脸上。

老太监神情古怪，宁王又添一份疑惑。乐之扬却不理会，悠然坐下，左手按住箫孔，纵情吹奏起来，箫声飞扬，势如白鹤冲天。众人精神一振，待要细听，一连串琵琶声零珠碎玉似的响了起来。

众人均感奇怪，乐之扬只剩一手，如何弹奏琵琶，仔细再瞧，均是啧啧称奇。乐之扬右手挥舞，幻如流光，虽只一手，比起双手弹奏还要灵巧，非但如此，洞箫的尾端也俨然化为了手指，定弦拨弄，往来如梭。

这么右弹琵琶、左吹洞箫，左右逢源，丝竹间杂，两种音声相应相和、浑然天成。

众人何曾见过如此神技，耳听目视，无不骇然，只有冲大师与乐之扬交过手，见识过“小琵琶手”和“洞箫指”的厉害，看出乐之扬演奏之时，暗劲透指而出，忽集忽分，隔空扫弦、凌虚按孔，纵是无形之气，胜过有形血肉。就好比食指按弦，小指勾动之间，发出的指力挑起下方丝弦。常人只见他单手演奏，可在行家眼里，算上指劲内力，比起双手犹有胜之。

只是如此，冲大师自忖也能办到，可是洞箫、琵琶技法不同、音律大异，想要配合无间，必须一心数用，如要再进一层，奏出绝妙和声，更是难之又难，需要极高天分，才能将两种质地各异的音声融为一炉。

冲大师的武功高过乐之扬，乐道上的天分却有所不及，故而思量再三，自觉无法如乐之扬一般演奏，气闷之余，油然生出些许佩服。

音声越出越奇，繁音异律层出不穷，似灵非灵，云空不空，行云流水，变化如龙，繁密处针插不入，旷达处苍天可容。纵如朱微、宁王，听遍古今名曲，也觉双耳如洗，心胸为之一空，俨然浮云扫尽、长天一碧，身随乐动，跃跃欲起。

正入神，忽见乐之扬挺然站起，势如风吹劲草，抖擞转身，右腿扫过一排编钟，发出一串清越鸣声，跟着脚尖下沉，“嗖”地挑起羯鼓。羯鼓凌空翻滚，落在他的膝盖上方。乐之扬右手琵琶不停，左手箫管雨点也似击打鼓面，“咚咚咚”鼓声繁密，自然而然地嵌入韵律。

敲打十余下，乐之扬随手一挑，羯鼓绕身飞舞，双脚连番迭起，不时踢打编钟。跟着箫管一转，腾出一只左手，风扫残云般拂扫古琴，琴声悠扬自在，仿佛水流云飞。

这一串变化说来繁杂，实则快得离奇。乐之扬身法转快、往来奔走，远远看去，似有三五个人影同时晃动，说也奇怪，他身法越快，音声却更见舒缓，五种乐器时而交替、时而和鸣，韵律洒脱，音声淳美，若非亲眼所见，众人一定认为是数位大乐师心有灵犀、齐力合奏。

乐之扬创出六种武功以来，第一次用来合奏乐器，起初稍嫌生疏，顾此失彼，渐渐运用纯熟，随机生发。到了后来，“小琵琶手”用来弹琴，“洞箫指”使来敲鼓，如何方便，如何使用，忽而反弹琵琶，忽而倒踢金钟。吹箫鼓琴，只在俯仰之间；击鼓扫弦，不过举手之劳。一举一动，无不暗合《灵曲》；所用武功，尽都纳入《灵舞》。

这么时时合拍、处处应节，《灵飞经》里的经文一句句一行行，电光石火一般从乐之扬眼前闪过，心与意合，灵与神通，渐至于随心所欲、浑然忘我，眼前只有乐器，耳边只有乐曲，手口所及，无非丝竹，四体所达，无非钟鼓。举手投足，融入“止戈五律”，人与乐器浑然合一，有如耳目手足之延伸，加上落羽生的“新律”助阵，转调和鸣轻松写意，数种音高同时并起，一波三折，曲折往复，空灵飘逸之外，更添宏大意境，势如鲲鹏巨鸟，击水三千里，扶摇上九天，众人身心震动，个个生出一股战栗。

乐曲旋绕，斜阳落尽，一阵凉风吹过，晴空下潇潇洒洒地飞起细雨，是时薄暮初至、岚霭未生，明霞映照之下，千万雨丝晶莹发亮，仿佛一片灵光普照人间。

雨落烟起，衣帽微湿，论理本应该散会，可是上至皇帝，下至太监，竟无一人出声打断。

“当”，钟声才歇，“咚”的又是一声鼓响。钟鼓声还在回荡，乐之扬旋身站定，双手下垂，脸上笑意不退，琴、箫、钟、鼓却已各归其位，静静摆放一隅，俨然从未动过。更奇的是，那雨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，乐曲消散之际，雨也无声停止，仿佛老天爷聆听此曲，忘了关闭云门，灵雨霏霏，泄露天机。

扑啦啦，屋脊上不知何时歇了一排鸟儿，没了音乐可听，纷纷盘旋飞走。池塘里传来微不可闻的吐泡声，几只鱼儿翻身下沉，摇动枯荷败叶，发出窸窣响声，这一切夹杂在钟鼓余韵之中，说不出的和谐应景。众人无不感觉，乐之扬这一曲，到了此时此刻才算了结。

“好！”沉寂片刻，朱元璋终于开口，目光转向宁王，眼角皱纹舒展开来，“十七，你看这一曲怎么样？”

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那得几回闻？”宁王欲要站起身来，不料身子发软，仿佛浸在温热的水里，懒懒地提不起半分气力。他心觉奇怪，挣扎一下，身子仍是动弹不了。

宁王莫名其妙，环视四周，发现一千公主王孙全都瘫坐不起，太监、宫女也是摇摇欲坠，“扑通、扑通”，接二连三有人摔倒。

宁王更觉糊涂，可又不知发生何事，茫然间，哗啦啦一阵响，乐之扬踉跄摔倒，撞翻了身边乐器，琴碎鼓破，满地狼藉。乐之扬扶着编钟木架，想要挣扎站起，可是手上一滑，木架向内倒下，将他压在下面，编钟砸在额角，登时鲜血淋漓。

“啊！”朱微失声惊叫，“乐、乐……怎么回事？我的腿、我的腿……”

宁王应声望去，朱微双手按桌，神情惶急，盯着编钟架子，眼里似要流下泪来。宁王瞧着妹子，心头恍恍惚惚，只疑身在梦里，想要抬手掐肉，却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。

朱元璋病魔缠身，本就身软无力，到了此时，反而不觉有异。他生平见事极快，纵然老弱多病，心思依然锐敏，一瞧四周，登时明白几分，“嘿”了一声，举目扫去，人群瘫倒一片，冲大师白衣卓立，格外惹眼。两人目光交接，冲大师微微一笑，眼里大有嘲弄神情。

朱元璋白眉紧锁，抬眼望天，忽地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是你吗？”嗓音一顿，变得苦涩起来，“老三！”

晋王挺身端坐，悠然拿起酒壶，簌簌倒满一杯。他身后站立两个太监，都是晋王府带来的心腹。

晋王不动声色，喝完杯中之酒，手扶桌案站了起来，笑嘻嘻拱手说道：“父皇见谅，孩儿得罪了。”